

南

疆

逸

史

南疆逸史卷二十三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十九

章曠

傳作霖

吳炳

洪育鰲

周鼎瀚

章曠字子野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知沔陽州有能名總督袁繼成巡撫何騰蛟深知其才會沔陽陷從諸將方國安毛憲文復漢陽武昌署分巡道守德安時湖南北大亂吏部所選州縣守令多不至曠隨才委用咸得其人德安衛官偵賊將至賈印欲降曠即收斬之督兵日夜儆備賊不敢犯宏光

元年騰蛟用為己監軍命督餉湖南騰蛟所撫降將黃朝宣
張先壁馬進忠王允成及闖賊劉體仁郝搖旗諸大部皆曠
往來議之也曠有智略行軍不避鋒鏑賞罰明信諸將服之
其威望故皆聽從騰蛟驟增師數十萬乃開府長沙請於上
以曠巡撫湖北擢右僉都御史傳上瑞巡撫湖南上瑞武定
人由進士為武昌推官事騰蛟甚謹執贄稱門生薦為長沙
兵備事僉至是令為南院時隆武二年也上瑞弱不稱事而
曠力拒強敵去長沙至湘陰之下墨土為營率所部士卒屯
之先是降將既眾上瑞勸騰蛟設十三鎮以衛湖南然皆依
騰蛟以居不離一舍凡岳陽以下

大兵飲馬洞庭無偵禦者自曠駐下湘所幸深營又下五十

餘里托險毅長弩以伺諸鎮將以強亦稍稍躡曠馬足而前
問遇

大軍浮騎則諸鎮又即怖走遠視曠營屹立仗之復安如是
者二年騰蛟藉以無北顧憂永_開改元加兵部右侍郎

大兵日逼曠從長沙乞師不得未幾長沙亂騰蛟退守衡州
曠亦走寶慶又以邊守不如進戰與騰蛟議不合鬱鬱致疾
至郴州八月六日卒帝聞痛悼命予文武二蔭曠臨澱果敢
嘗身先士卒事雖無成然撐撐危難敵不得涉湖者曠之力
為多湖南人為之語曰淦不死何部院走不死堵撫院不怕
死章北院自曠死而騰蛟無助矣上瑞既撫偏沅事騰蛟稍
偃一日從騰蛟索餉五千將往沅州騰蛟曰共事久矣尚不

知吾之困乏乎自從君議以餉歸諸鎮吾標下日愁不給君
何索之驟也且君去則吾愈孤君母去上瑞怫然騰蛟治酒
泣語之曰君與我別飲此為我留亦飲此上瑞並應曰願留
留半月不辭而去騰蛟猶馳三百金贈之踰年武岡破敵通
沅州上瑞即降再踰年與劉承清並誅死

逸史曰曠與上瑞皆騰蛟之所舉也而忠邪判焉嗚呼人豈
易知哉

傅作霖武陵人舉於鄉隆武立謁帝於行在會從督師大學
士蘇觀生軍奏為職方主事觀生歿依何騰蛟於長沙改監
軍御史承歷元年三月駕在全州以大臣無扈從者超拜兵
部左侍郎掌印事尋進尚書從幸武岡作霖雅與劉承清交

歡故驟獲美擢然為人尚氣節承脣得政愈恣橫作霖隨事
規諷承脣亦漸憚之其秋

大兵逼武岡承脣不能禦議迎降作霖聞之往謁之曰今守
禦云何承脣默然徐曰君智士也勢危至此吾計且迎款耳
作霖勃然責之曰始吾以汝為人今乃知非人也汝迎駕至
此致天子蒙塵罪已不容於死乃挾主作威福容高極貴生
黜涉惟意一旦有警不思選鋒拒戰束手無策欲草間求活
將置三宮於何地且汝擁兵數萬糜餉十年平日自誇天下
莫當今未見敵而先畏縮如床下伏堆人如此者狗彘豈食
汝餘也承脣不顧已遣使納款

大兵入城作霖冠帶坐堂上主帥遣傅上瑞與承脣勸之作

霖唾其面罵不已遂遇害妾鄭氏有殊色被執驅之過橋躍入水中死

吳炳宜無人萬曆末舉進士授蒲圻知縣崇禎中屢遷江西提學副使及江西陷流寓廣東永曆元年擢兵部左侍郎從幸梧州又從幸府江明年二月上在桂林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仍掌部事從幸全州時駕才播遷諸將無可恃者而劉承胤方以兵入援上優異之其母生日御製詩及金幣命炳賜之且賜教獎勞炳沈靜不露而中耿介觀勢危難又心疾承胤之橫聞命憤悶將事疾作久而後愈及八月

大兵入武岡帝倉猝幸靖州命炳與吏部主事侯偉時傅太子走城步既至城已失遂被執送之衡州炳不食自盡於湘

山寺偉時公安進士亦不屈死其同時死節者有周震蕭曠
二人震中官書舍人居全州為人慷慨尚氣節憤承盾之物
嘗為檢討之武岡失全州勢危震盟文武將吏於神誓同禦
敵條上城守事宜於留守式報奏擢御史監全州軍無何郝
永忠盧鼎擄兵還桂林諸將議舉城降震持不可乃先殺之
全州遂失蕭曠武昌諸生也有材武何騰蛟奏殺黎平參將
監收州縣餉曠無所取羨承盾既降遣部將陳友龍招之曠
大罵友龍怒因攻城破之殺曠劫騰蛟之家以去時武臣死
事者止曠一人

洪育鰲字六生晉江人唐王入閩以諸生迎謁於三山授銜
州通判明年何騰蛟奏改知道州郝永忠等既受撫永鰲元

年由道州入覲綠道劉拯育鰲謂之曰兵所以異於賊者畏
朝廷法受州縣節制不犯百姓今若縱拯如故則仍賊耳何
辱王命為諸軍皆瞋目怒永忠獨奇之曰公非百里才也行
當佐吾軍要同入朝十三家既封爵號王光興荆國公郝永
忠益國公劉體仁皖國公袁宗第清國公李采亨臨國公王
友進國國公塔天寶宜都侯馬騰雲陽城侯郝珍岐侯李復
榮渭南侯譚宏新津侯譚詣仁壽侯譚文治侯黨守素興平
侯廷議監軍難其人帝即擢育鰲右僉都御史令監諸鎮出
駐湖南及騰蛟敗滇黔亦為孫可望所破育鰲率十三家還
入西山據楚夷陵歸州巴東均州蜀巫山涪州等七州縣屯
田自守所謂西山之兵也久之聞上駐蹕安隆育鰲疏言十

三鎮公忠無二今楚雄雖失猶托險據衝觀釁而動朝廷若有征行可以兵應乃加育鰲總督兵部右侍郎令鎮撫之其後滇黔兩粵以次底定十三家孤守如故時出殲荆湘間民患苦之壬寅

清總督李國英以七將軍分道討西山諸將不和不相救援大兵擒袁宗第却永忠殺之黨守素塔天寶馬騰雲王光興等先後出降李來亨劉體仁等縱火自焚諸軍皆潰來亨赤心養子也至是流寇之衆盡矣育鰲在軍有觀之去者育鰲曰吾受命督師亡與亡去將何之被執不屈甲辰十月十二日殺於巫山投尸峽中

周鼎瀚字浩若安福人實夏應撫懋相孫也以祖蔭授南京

工部主事甲中國變服朝服赴秦淮河士民挽之出粵都既
建伏節走詣行在上嘉之授閩部銜令聯絡江楚義旅金聲
桓既敗其將張士舉者無所歸鼎瀚收置帳下與規復江左
忽

大兵至士舉即我去帥徐勇令持衣冠招降鼎瀚怒叱責之
嚙血書絕命詞草遺疏付家人登舟將死士舉入舟中刺殺
之其後帥聞之誅士舉

逸史曰湖南自獻賊入寇以來城邑丘虛騰蛟噴錫兩公拔
薊榛莽創立軍府撫創殘招流移馴至榮黜殘忍之徒向風
慕義革面洗心而章曠作霖為之翼輔似其勢足以有為而
卒無成者則以積弱之後人心玩愒勢不能進取則雖欲保

疆不能也嗟乎曠之志烈矣賈恨以歿而作霖諸君子見危
授命亦與曠何比烈焉以是知天不祚明耳若其士氣固足
輝映千古也

南疆逸史卷二十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二十四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二十

蘇觀生

林佳鼎

丁魁楚

魯可藻

蘇觀生字宇霖東莞人年三十始為諸生以保舉入仕貧不能具車馬投無極知縣以卓異遷監紀同知陞戶部主事甲申國變率突騎數百渡江南下宏光加戶部郎中督餉蘇松觀生廉筮仕八年橐金不滿百南京亡奔入浙遇唐王於中途連舟入閩定擁戴之策二鄭輔之提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特設儲賢館分十二科招四方之士以觀生領其事未

幾以所得士無實用罷之觀生以鄭氏智不出於盜賊非有復仇雪恥之心力請上幸贛州親帥大師以張捷伐而鄭芝龍方幸上留以自重議不決乃遣觀生先行明年加觀生吏兵二部尚書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出為經略兼廣東歲給銀十萬兩供其度支軍前文武自道府副總以下得專生殺除授賜銀章曰天賜忠臣上親祖於殿門觀生遂赴南安四徵義兵可十萬而饋餉不繼觀生雖清潔自守然柔暗無長計遠略眾議當前不知所決或始是而終背之以故在南安一年贛州數告急不赴援閩有警亦不救及汀州變遽度嶺回廣州聞桂王監國梧州平粵伯丁魁楚柄用觀生致書魁楚欲與定策魁楚忌其來且執政據不受觀生既與魁楚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有隙又自念受隆武厚恩不欲負而唐王聿錡適浮海至乃與大學士何吾騶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等迎立為帝曰吾君之弟也以廣州都司署為行在改元紹武即日封龍生為建明伯攝兵部事桂王在肇慶遣給事中彭耀齎敕諭廣東耀至責觀生曰今天下分崩國統三絕粵中崎嶇山海間天末一隅然忠義之士奮臂思立君者感二祖列宗之德思光復大業耳桂王神宗之弟孫倫序既正監國名號已定布告四方公不礪戈鍛刃志切同仇而置王自擅強敵日逼百里之內二公君抗使敵坐收漁人之利此譚尚所以卒併於曹瞞也公受國厚恩乃貪一時之利不顧天下大計後世其以公為何如人觀生不能答明日戮耀於市

順德人舉於鄉為知縣有能聲其來也辭家廟托子於其友至果見殺於是治兵相攻高峽三水之間無日不戰最後與桂撫林佳鼎戰大敗之唐桂方相持而

大兵自闖入廣惠潮皆開門降即用兩府印文移廣州報無警觀生忤然不為備時城外陸寇則有花山砦人水寇則有石徐馬鄭謂之四姓兵觀生雖撫之而桀驁不可制七門之外號令不行丙戌十二月十五日成棟以十七騎疾趨廣州門者納之王方幸學閱射羣臣朝服行禮忽報

大兵至觀生曰此妄言為敵間耳遂斬之既而城中洶洶猶以為花山砦人俄見紅纓冠乃大驚宿衛萬人匆遽不及召王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縋城走洛城里為邏者所獲成

揀館之饋之食王不受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於
地下自縊而殂觀生遇吏科給事中梁濬問計濬曰死耳觀
生乃大書於壁曰大明忠臣義固當死遂縊年五十無子先
是觀生之旋師廣州也監紀主事陳邦彥謂之曰公何遽歸
觀生曰國未有主邦彥曰國自有主非公所急也今大兵在
閩公不如取道兵走惠潮因漳泉未潰以扼拒之則兩廣猶
可自立若必以擁立為功衆議紛紜動踰旬月則惠潮必危
粵中且不保何立君也觀生不從至是梁如邦彥言自廣東
失永_爾君臣疲於奔命卒不能立國議者謂粵亡之罪觀生
首焉_爾終養甲入廣州殺諸王十六人吾錫應華元鏡等皆降
其與觀生同死者太僕寺卿霍子衡國子監司業梁朝鍾子

衡南海人字覺商官戶部郎中知袁州府紹武召用之城陷
子衡北面再拜又率其家人辭祖廟曰吾受國恩不可不死
若曹亦宜自決至其園池上臨流環坐俄傳

大兵入閩子衡赴水妾莫氏繼之次子應基與妻徐氏繼之
季子應芷與妻區氏又繼之最後長子應蘭牽其長女以入
一門死者九人朝鍾字未央番禺舉人議論奮發時時屈其
座人已而學佛與同郡舉人陳學銓張二果曾起卒為方外
遊朝鍾嘗參熊文燾軍事棄之而歸史可法薦之不赴閩中
召亦不起紹武授翰林院簡討朝鍾曰我頸有刀痕仕亦死
不仕亦死時倉卒建國朝士大納賄清華之秩及於賤夫惟
朝鍾皜然不緇尋轉國子司業及敗自沈於水鄰人挽之朝

鍾曰諸君非愛我者復自沈官兵勾出之令去髮不從負三刃而死其同族舉人萬爵者家貧傭書養母弟諸生萬采負販佐之唐王立投行人謂其友曰我恃國家威靈竊甘旨以娛親若其不濟宅後池吾死所也君收吾骨焉城陷赴池萬采後至見其兄衣冠浮水上大慟亦弱死觀生標下守備余述之廣西豫濠里人

大兵入諸軍無與戰者述之獨率十餘人迎敵頃之十餘人皆去述之單刀冒敵以歿嗚呼唐王之立本非義而諸臣猶為之死如此若何吾騶輩者受恩三朝覲然偷生圖不愧死哉

林佳鼎字漢宗閩之莆田人崇禎庚辰進士由禮部郎視學

粵東隆武二年正月歷贛南岳道轉布政使疏言七事其一
曰東浙之交當固魯藩於陛下義則君臣親則叔姪宜大布
明詔曰王能以東浙之師先朕洒掃孝陵肅清建業朕即訪
道崆峒以明初志若朕仰賴羣力先復金陵浙西王與諸臣
百戰河干保有東土亦當如梁孝王故事享有大國建龍鳳
日月旌旗文武大吏朕皆擢用王其與督輔來大典黃鳴俊
等纓冠被髮復宗廟之疆宇土母墮切志則猶嫌不生羣情
益奮天下可得而經營也其一曰藩輔不可不早建謂桂藩
者神宗皇帝之孫也自湘東失陷王父子兄弟飄泊蒼梧賴
陛下踐詐中興安仁嗣封然桂府長史尚缺其人而陛下宜
親擇忠蓋老成而有文章者使與王娛玩詩書使知開創中

興之不易而後王得以安享大國名藩之樂疏入而隆武納之及隆武至汀覆沒永明建國肇慶既而唐王聿錡復立於廣興肇慶行朝相拒乃命佳鼎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帥師問罪會紹武總兵林察與佳鼎同族相善貽書佳鼎願統舟師及四姓降盜之衆相迎舉廣州以應佳鼎信之至廣州之十里三山口察使四姓降盜揚帆相迎佳鼎不設備倉卒變起全軍殲焉佳鼎乃大罵察赴水死總兵龍倫從之永
復走梧州佳鼎先為督學得士甚盛其死事也粵人莫不哀慟而咎廣州妨國諸臣云

丁魁楚永城人督師啟睿從父也舉萬曆丙辰長進士崇禎中累官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以

大兵入塞不能禦激下史遣戍邊衛久之於還南渡時馬士
英納其重賄起故官總督湖廣未赴而兩廣總督缺乃命魁
楚往尋加兵部尚書明年唐王立於福州以故官協理戎政
靖江王亨嘉反於桂林率兵下梧州執巡撫瞿式耜而魁楚
檄思恩參將陳邦傳等襲擊之亨嘉兵敗被執事聞封魁楚
平粵伯仍留鎮兩粵明年秋閩中事敗與式耜擁立桂王於
肇慶進東閣大學士兼理戎政其冬

大兵下廣州漸逼肇慶魁楚奉上走梧州無何復棄上走岑
溪魁楚貪於財所積金幣珠寶無算先是廣州之爭式耜往
犒義師自捐五千金欲魁楚助萬金魁楚不可至是用其中
軍蘇聘之妻父鍾鳴遠為岑溪令將以寄幣焉而一夕出侍

女十七人給壯士之無室者使率舳舻以行

清將李成棟遣十八騎追及之魁楚遂雉髮降蘇聘欲殺追騎以逃魁楚不可俄而語洩十八騎因殺蘇聘及壯士羈魁楚至肇慶成棟與魁楚有隙錄其家數百人凡男子無少長皆殺之盡沒其資財魁楚祈免其一子成棟笑曰汝身且不保尚求活人耶並殺之嗚呼以區區之粵而柄國者實賂如是不以之佐國用而以之資敵且搶攘之秋而棄君營私其殺身夷家也不亦宜乎

魯可藻字

人也由進士知湖廣新[圖]縣有能聲永

[麻]元年擢為御史是時司禮監王坤恣橫廷臣惡之劉承胤之迎駕也劉湘客要諸御史與承胤盟令逐坤承胤既見上

即面叱坤於上舟鎖之去上不得已詔安置永州可藻聞之
謂其僚劉轟曰諸君誤矣坤有罪朝廷不能劾治而假手承
膺承膺之暴方欲立威質衆而諸臣倒持太何以授之一旦
威摧震主目無廷臣莽操之惡誰復禁之轟嘆然已而承膺
奉上入武岡勢焰日盛羣臣文章頌功德可藻自為武岡屬
令即不為承膺屈至是畏其勢欲出避之乃以可藻馳按廣
西馳入桂林

清兵方來攻而承膺所遣援兵與焦璉兵格鬪大掠去

大兵退而復至可藻佐留守羅式邦式邦竭力守禦焦璉時
在靈川聞桂林危急馳還先遣家屬入城留守喜曰璉胸有成
算敵不難退也璉亦見巡督之協心曰文官如此我能滅此

朝食耳

大兵果敗去璉進復陽朔不克可藻曰粵人梗化固不俗然且剽殘之餘易動難馴不如先遣使撫慰雜髮難民皆我赤子兵至勿恐乃令監軍道朱履祥先行沿道招安由是東道漸通與留守同誓師遣焦璉大舉東伐十一月擢可藻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兵部侍郎蕭琦以可藻資尚淺上不聽蕭琦之監邾永忠軍也諂媚無不至可藻素薄其為人故琦阻之念可藻丁外艱具疏辭何騰蛟請奪情未幾梧州復陷上入桂林式報令可藻速視事可藻乃遣標將袁啟泌守昭平徐俊陳上德吳奇勳扼馬江龍門陣維學朱方明防賀縣而自率兵移鎮平樂奏請裁陽朔監軍道又請以銓選悉還吏

部禁撫按一切題委上皆從之明年三月可藻以標鎮兵復梧州時李成棟以廣東內附梧鎮道揚有光陳軾亦來歸總兵羅全斌方與

清兵戰於府江報至人皆疑其詐可藻曰成棟既歸其下自反解何有疑也因疾攜家入梧州是時兵將未有所屬洶洶思亂百姓空城而走可藻樹旗幟鼓吹入城兵民夾道歡呼去者復還可藻開倉庫賑饑民招徠商旅民情大安遣官脩理興陵奏至行在上大喜上方以郝永忠之犯己去桂林將入南甯因謁興陵召見可藻慰勞之賜銀牌十面代宴衆二十兩將吏皆賞賚有差可藻求終制不許太后亦慰留之尋加兵部右侍郎兼石副都御史令繕兵待成棟可藻因自署

總制兩廣銜式報曰方今武臣多自署督鎮未奉命而妄自尊大貽遠人笑君奈何亦欲之果欲兼撫蓋合予代君請乎可藻遜謝之明年十一月上命可藻兼理江淮楚越先是可藻遣和州人厲文慶渡江偵南北情勢及還上召見賜酒食給路費三十兩督師堵胤錫聞之因請令可藻總督浙直會兵出楚庚寅正月可藻率師下梧州曹志之建遣其將劉成玉張國泰截諸江馬奪其馬匹資裝殆盡可藻初蒞平樂嚴禁志建兵令不得剽掠志建怒請可藻歷其營觀兵可藻拒不往至是聞其將去故縱兵劫之而殺其中軍趙玉上幸梧州可藻入見以其被劫也數息而已不能治志建罪也賜可藻銀章曰定粵圖南及紅絲銀爵夏四月

大兵破鎮峽閭掠婦女輜重無算志建以數騎逃馬蹶傷足
失其伯印梧州傳平樂已陷上將移蹕可藻夜草奏力阻勿
他幸乃止河干沟沟理楫聲連數里仝都御史余文燾遣人
偵可藻曰方對客飲酒文燾曰是可無虞曹司馬熟諳西事
彼從容撫飲餘人可高枕也自是聞西事內監及諸司必視
可藻為緩急云及十一月廣東破桂林隨陷留守翟式邦死
明年正月

清將馬蛟麟破梧州而可藻為僧去蛟麟遣其中軍范鑿以
書招之不至可藻性慷慨喜論列天下事其始為御史也疏
勸上勤聖學謂學非從事章句也請法祖制日御午朝講官
擇通鑑中興復仇事究論得失條奏累朝寶訓可行於今者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數事內閣擇用人理兵治餉章奏面商可否時賜辯難自然
聖聽日聞天下事日諳習矣上優旨答之然不能行也可蒸
因數曰此事今非惟不能行實直不暇矣歷朝內閣票擬一
兩言可畢王言簡重尊嚴有體令則必用四六駢語題敘則
每人贊其功勳表對則每事譽其忠悃郡縣小吏妄言陳奏
亦必鋪張揚厲不以為煩大僚之贊美不必言矣如此則閣
臣批答日不暇給何暇措置天下事乎嗚呼上替下驕法紀
蕩然乃欲以筆舌邀結人心豈有當也祖宗朝所司開陳之
閣臣主斷之言官彈正之大政大議內閣無日不建白未有
置身可否之間坐視成敗而曰今何時乃復祖制是時日曷
喪之心其罪浮於降盜者矣可蒸又嘗請卹則鑿雷繡祚鄭

元勳諸人亦議不許存其論可矣

逸史曰觀生魁楚皆庸材也遭時竊位橫據大柄及爭定策
遂釀同室之鬪使庾翻坐失卒致貶徙不然守灕江祥物之
險饒金珠翠羽之富即不能逐鹿中原亦何至不及尉陀傳
世延祚稱蠻夷大長老成哉可藻之建議勸學豈獨一時雖
萬世行之可也

南疆逸史卷二十五

烏程溫睿臨識

列傳第二十一

陳子壯

張家玉

陳邦彥

陳子壯字集生疏秋濤番禺人萬曆己未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編脩父熙昌吏科給事中有直名子壯積官至詹事府少詹事禮部右侍郎署部事長軀美髯儀容瑰瑋性敏練諳習掌故議論敷奏動合機宜莊烈帝嘗召諸翰林對便殿給筆札出章奏相與平章稱旨凡九人而子壯居最帝屬意且大用會帝欲行宗室換授之法子壯持之庶王移書相駁難帝

怒下子壯詔獄譴歸既而召之未至而京師陷福王立起禮部尚書行至蕪湖聞南京破從間道歸與廣督丁魁楚將立桂王曰常竊曰神宗之子也而開唐王已立於閩海道參議湯來賀曰閩立君矣粵復立君內自為敵如天下笑何議遂寢閩亦以東閩大學士召辭不行及閩亡桂王監國於肇慶以子壯前議即其家拜大學士太保兵部尚書節制江廣閩楚軍務未出境而

大兵克廣州勢且西出子壯謂門人給事中陳邦彥曰事亟矣不急舉兵以牽制敵騎仗無西則粵即閩之續也乃盡散家財招募起於南海之九江村及侍郎吏莞張家玉新會王興高涼崔良攢朝陽賴其肖等前後聚眾攻克諸州縣子壯

所將多蠻戶番鬼勇敢善戰甲冑器械無不精利乃與邦彥約攻廣州時

大兵東西迸出廣州空虛故指揮楊可觀楊景暉並南海人及知州梁若衡等結花山降盜三千人陰召子壯期以七月七日兵至內外舉火應子壯喜先二日率水軍薄廣州譟者入城被執事覺總督佟養甲立誅可觀等召遣人召李成棟還師于壯兵至五羊驛而賊至十四日養甲生辰子壯以為將卒方宴飲城可襲也五鼓薄城落月參橫江無一船子壯大喜及將至城角鳴鳴起水師數千從承承軍士大驚亟回棹則舟已為巨纜所扼水師從後縱火盡焚其舟子壯奔還九江長子庸死焉會前御史來而炫破高明復迎子壯以

前主事朱實蓮共守之九月成棟入高明實蓮戰死于壯被
執成棟飲之酒子壯談笑飲滿如平時至廣州養甲謂曰吾
與公年家也何苦反子壯曰若知年家所由來乎若叛本朝
乃名我反我國之大臣詎為汝屈養甲怒置子壯高座設祭
三壇集諸降臣何吾駒黃士俊李覺斯葉廷祚王應華伍瑞
隆關捷先陳世傑等令拜之祭畢剛子壯子壯垂盡罵不絕
口養甲舉酒屬吾駒等曰諸公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
詫歎曰蒼真忠臣真忠臣軍中皆指目罵之于上國亦被獲
家僮伯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得免死子壯死年五十二
其母亦自縊戊子春贈太師番禺侯諡文忠子隆錦衣衛指
揮使時養甲已來降即遣之諱祭以愧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張家玉字玄子疏芷園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劾賊破京師家玉投書罵賊賊縛之使兩武士夾之問以故家玉年少貌俊技巨聲辭辨賊歎曰吾殺此曹多矣臨死漸戰不能作一語未有若此人者竟釋不殺家玉乘間南歸而南都訛傳家玉已從賊遂削籍遇唐王於杭州從入閩以侍讀兼兵科給事中監永勝伯鄭彩軍家玉緣道撫頑難民收其丁壯從軍餘給遣還里帝聞善之命刊其法示四方彩屯廣信不進十一月撫州告急家玉往援力戰圍得解己而彩棄廣信入閩家玉與知縣李翔還守新城丙戌正月大兵圍之家玉出戰中流天墜馬壯士翼之出負創入閩命以僉都御史巡撫廣信至則廣信已失家玉請回粵招募得

衆數萬所精銳萬人為武興營將赴贛州聞延平敗乃回東
莞居大父喪十二月廣州破

清巡撫佟養甲素聞其名遣副使張元琳即其家召之元琳
故與家玉同為癸未庶吉士家玉衣冠出見責以大義養甲
復飛書諭之家玉答曰孔門高第太祖孤臣如家玉其人者
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生殺榮辱惟命會

清兵掠蕉麓到浚二鄉鄉人禦之擊殺數百人其渠何不凡
莫子元等以大舟來迎家玉幢蓋麾葆鼓吹登舟襲東莞城
入之執新令鄭瞻籍降紳李覺斯家以犒士騰檄遠近所在
嘯聚以應時丁亥三月也越三日

大兵至戰於萬家租東莞不守家玉走到浚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大兵追之磨到澆家玉祖母徐氏母黎氏妻彭氏妹石寶俱
赴水死家玉走西鄉依大豪陳文豹以兵二千進克新安縣
殺千餘人復襲東莞戰於赤岡不利退回西鄉成棟

大軍至攻圍數日互有殺傷己而舟師敗西鄉亦隨破陳文
豹等俱見殺家玉至鐵岡得姚金之陳穀子羅同天劉龍李
啟新等眾三千人連復龍門博羅連平長圍諸城勢復振進
攻惠州克歸善縣還屯博羅

大兵攻之家玉走回龍門募兵旬日門得萬人家玉幼好擊
劍任俠多結山澤之豪故所至翕然蹶而復起至是分其眾
為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十月成棟接增城家玉三
分其眾犄角相救且倚深溪高崖以自固初四日成棟請戰

家王將軍中自當之成棟少小却家王鳴鼓進軍斬百騎
大兵拒平岡而止家玉亦收軍軍法出張旗入捲旗奪敵入
之旗則麾以入是日斬獲多奪旗者忘麾之手縮敵頭張旗
入中軍後軍望見者駭曰敵入中軍矣皆走前軍大亂成棟
以鐵騎蹂之遂大敗家玉中九矢諸將欲掖之走家玉曰大
丈夫立天下常犯大難事已至此焉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
敵手哉因起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懷銀印一其文曰
正大光明閣賜也時年三十三

大軍得其尸鮮有識者佟養甲曰觀此貌清正必義士真家
玉首也集諸紳驗視之李登斯拜且賀曰是也某知其一齒
缺以銀鑲之髮長可二尺三寸今果然死無疑矣有營妓在

側顧而累赦養甲亦為改容獨覺斯洋洋有得色然家玉父
兆龍弟家珍仍為人所毆覺斯不得踪跡也張氏為唐殿中
監九臯之後宋末遷東莞地倚大江面四百三十二峯而萬
曆初楊起元懸記此地必生偉人自九臯十七傳而生家玉
萬家租之戰李覺斯恨家玉藉其家導

大兵入滅張氏族又倡為厭勝之說燬廟發冢甚酷明年贈
少保增城侯諡文烈父封如家玉官家珍蔭歸衣僉事其先
後從家玉死者從弟有光有恆及伊鉞鄒林材楊光遠等數
十人粵中入又言家玉常乘一黃馬每臨陣作勢怒鳴以鼓
士氣及家玉死馬亦躑躅死於溪側

伊鉞字秀瑞東莞人

陳邦彥字會斌號巖壁順德人少慷慨喜大節雙眸炯炯能

視日不眩乙酉以諸生走金陵上政要三十二策其書傳布
唐王讀而偉之既即位授監紀推官而邦彥已於是科舉於
鄉蘇觀生薦為兵部職方主事監廣西糧兵至嶺間延平賊
勸觀生東保惠潮截大庾嶺可保全粵不聽會永明王立於
肇慶觀生與丁魁楚不睦回兵至韶州將立唐王弟使邦彥
赴肇慶覲之王在梧州邦彥至大妃垂簾南面坐王西向立
魁楚侍勞苦邦彥語以東事且曰今非戰則和二者安出邦
彥曰我弱彼強以戰則非敵我直彼曲以和則無名為今日
計惟急還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繕舟固險馳檄遠近激勵
以觀其變今南雄諸戍皆西山勁卒命之取韶其勢必舉粵
東十郡我制其七而使其三代我受敵從而乘其敝不亦可

乎上曰善明日改授兵科給事中令回召觀生入輔邦彥歸
唐王已稱帝邦彥不敢入貽書觀生報命且勸其與魁楚並
力勿國中自鬪觀生不能從邦彥遂隱高明山中未幾廣州
破聿鏑及觀生皆死先是贛州總督萬元吉使族人萬年募
兵於粵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州破無所歸聚甘竹灘
為盜潰兵依之得二萬餘人肇慶總督朱治澗使監軍鄧研
聽招之既至與督標兵不和譁而歸研聽與年俱死於亂年
成棟既定廣州丁亥春盡銳西出邦彥出自山中臨西江之
口登高而望積峽奔流帆旆飛揚浩然出涕曰莫可救也夫
若乘其未定得奇兵徑襲廣州此孫贖所以倖越也乃乘扁
舟入甘竹灘說余龍告以其謀龍許之邦彥亦起兵高明與

龍由海道入珠江廣州聞警養甲飛騎召成棟回揚言徑道襲取甘竹龍等內顧遂遲是時陳子壯起九江張家玉起東莞霍師連等起花山皆與邦彥相應邦彥起寄家玉書云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今乘輿藩遷桂林危如累卵得奉制毋西潯平之間庶可完葺是我戮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乃遣其門人馬應房與余龍攻順德復之成棟至順德余龍戰賊應房被執不屈縛而沈之於水應房前在慶守義祥子也四月余龍再戰於黃龍江亦敗死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數千別徇江門下之七月與陳子壯約圍廣州子壯先至謀洩欲引去適邦彥至相謂曰李成棟方攻張侍郎於新安聞廣州警必乘舟急還邦彥伏禺珠州側伺其至以火舟從蘆

葦中衝之公嚴陣以待使不得奔突克城在此舉矣青旂而
朱旂者我師也計定成棟夜至邦彥引兵旁擊之焚其巨艦
數十成棟率輕舟前走邦彥尾之環城而西平明適子壯軍
養甲知成棟至從城上擊鼓以助其勢子壯軍不知望帆槽
千翼蔽空而上以為盡敵舟也陣動子壯急止之不能定成
棟順風追之遂潰邦彥孤軍不可留乃疾引兵攻下三水距
胥江與霍師連會前湖南道黃公輔御史連城壁等亦攻下
新聞新會是時家玉在東邦彥在西養甲謂成棟曰家玉依
山為營畏我騎兵不自至也邦彥探疾利在舟楫若全師東
出為害大矣不如偏師級家玉而專意西方成棟從之八月
邦彥及成棟大戰於江門又戰於胥江氣益奮邦彥自起兵

來日一食夜坐假寐不就枕與士卒同勞苦故其下人之感
動即小蚶無思叛者九月清遠指揮白常聚殺知縣章北斗
以迎邦彥以南海人鍾喜署縣事因橫江樹柵絕嶺東餉道
成棟選師擊清遠霍師連以舟師遇之成棟縱火燒師連舟
兵亂破柵而入師連戰死邦彥常聚與太學生朱學熙嬰城
守時民兵起者數十家惟邦彥一軍最強嘗分出以救民兵
之敗者至是精銳喪盡外無救者攻十餘日城陷常聚鍾喜
戰死邦彥猶率數十人接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學熙
已自縊邦彥哭而拜之索筆題壁曰無孝無勇何餉何兵聯
絡山海喋血會城天命不佑禍患是擾千秋而下鑒此孤貞
遂被執養甲使醫來視創邦彥亦之餽亦不食在獄五日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慷慨賦詩臨命歌曰天造今多艱臣在江之澚諸生且談兵
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獨苦厓山多忠魂前後照
千古歌畢西向稽首坐而受磔九月二十八日也監視者視
其肝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驚悸數日死邦彥死後六日家玉
死又一月子壯死又三月李成棟以廣州降逾年贈邦彥兵
部尚書諡忠愍先是廣州之攻養甲知其謀出於邦彥遣人
收其家獲妾何氏及子和伊虞伊於肇慶厚養之為書以招
邦彥邦彥判其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為忠臣義不私妻子
也養甲壯之仍厚館焉其後僉都御史李星一舉人杜璜以
兵攻肇慶始殺之璜等戰不勝亦死璜字石貞高要人也
逸史曰三君子之死義烈矣自觀生不用監軍之言廢儲不

守惠湖旋失使敵拾廣州如芥橫制粵朝之習然殊與播遷
猶得徘徊楚粵間則以三人之孤軍出沒或棟疲於奔命不
遑西出也自是後大將暗世澤之猶存意孤忠之奮發不
踴而革而歸於疆索當是時幾有少康之基焉夫粵之人才
豈獨瓊山稱不朽哉

附記從陳張三公死事諸臣

嗚呼粵中之立國僅矣當是時天戈所揮勢如拉朽而粵區
區一隅擁孱王藉非張陳三君子捍禦鋒刃其得從容而立
君哉三公尚矣其輔而共起者書生亦手慷慨赴義隕宗族
而不悔亦可悲也吾不敢遺為條次之如左

梁若衡

朱實蓮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麥而炫

譚應龍

區懷炅

韓如琰

林游

張恂

張珪

譚高謀

馬應房

楊景暉

楊可觀

霍師連

陳文豹

李學熙

梁若衡字簡臣南海舉人知永福縣以廉稱靖江王陰蓄異志與峒蠻相結有巨盜欲釋又奸徒指民田獻王者遣吏執券索印若衡皆持不可以憂歸遷左州未赴若衡娶於陳子壯之妹兵至廣州養甲疑其內應給若衡至手刃之事聞詔

贈光祿寺少卿賜祭葬

朱實蓮字子潔南海人祖讓夔州知府實蓮性聰穎七歲能屬文總角舉鄉魁以薦授德清知縣歲饑賑活萬人賦不登被幼上言念其清廉助之千緡不受降松江照磨踰月補臨淮知縣以憂歸隆武召為刑部主事未行永曆即位轉戶部奏較團練水陸義師廣州陷與子壯同起兵

大兵盡銳來攻民悉持兵伏隘斬獲千餘馬數百匹生擒其將數人乃率戰艦數百同攻廣州使陳官梁標陸言葉以緡先登遂奪兩關礮臺會成棟還軍大戰陳師潰實蓮收軍旋還屯三水而使區懷晃先往高明以子壯令呼程憲之會一唯等為應高明既破軍勢復振實蓮署縣事關天鍾梁蓮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臣等分門而守未幾九江破屠戮數千人遂攻高明三日城陷實蓮手刃數人而死天鍾長軀黑面力舉千鈞巷戰殺數百人以死具同事者有吳兆健字行之朱名臣字毅友皆以諸生試兵部司務程憲之字贊斯會一唯字貫卿皆授戶兵主事高明人也梁蓮臣順德人御史元桂之子以諸生為游擊子壯其外舅也既敗無一降者實蓮攻拔高明諸詔陞監軍副使聯絡西師後贈光祿寺卿加贈兵部左侍郎蔭一子指揮僉事

雲而炫字章隴高明人崇禎辛未進士知上海縣多惠政邑中有虎為文告於神虎去民作遠虎亭以志之歲凶以催科不及降福建布政使檢校署海澄漳浦二縣攝漳州海防起

補安肅令與權要不合罷歸永_{〔麻〕}起湖廣道監察御史未行
廣州失守大帥招之不應丁亥四月陳邦彥起兵將襲高明
而炫約為內應不果八月陳子壯帥至遂與譚相國區鏡等
新令徐中立以高明迎于壯合師出攻新興破之高明陷而
炫兵潰執至廣州不屈與弟而唱及隨征都司嚴會謙達等
同死詔贈太僕寺正卿賜祭葬蔭一子而唱字昌仁以諸生
授監紀推官從子萬垓字道泰世襲百戶授都司先城陷戰
死先是新興有錦衣衛指揮同知梁逾字與甫及諸生梁州
垣州翰起兵與而炫合戰敗皆死永_{〔麻〕}命梧州府通判姚馨
往葬州垣以一品禮祭七壇官其子敬承監紀通判逾先有
護駕功陞僉事同知至是贈廣威將軍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譚應龍字能岳高明人崇禎中為昭平典史縣委鞠囚既定贖錢囚泣問之曰鬻女所得也應龍即請於知縣以捧代而還其納有勺絕軍丁金却之及家居聞北都變與二子相國正國縲服書先帝血詔於堂日拜而哭謂先皇帝死而不忍忘百姓百姓又豈忍生而忘先皇帝乎廣州陷舉家全髮陳子壯將至應龍使相國出迎師而陰納麥而炫軍與為犄角高明之克應龍功為多子壯永制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不受大軍至應龍曰吾不可不安眾志移妻子入城同朱實蓮力守常佩一帶謂子弟脫有下虞吾當雉經於母塋之樹城陷謂其妾黃氏曰汝常誦唐人波濤誓不起妾心井中水之句今其時矣妾欣然赴井應龍整衣冠自縊年六十有九相國

妻亦抱其幼子憲默赴井事聞詔准以死勤事例給祭葬建
祠旌表相國字起臣己卯舉人國變時首鬻產輸餉曰吾以
輸義永麻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既敗走南閩迎永麻中途為
土寇所害年四十九詔贈員外郎

區懷炅字熙仲高明人戶部尚書大倫子以蔭授知縣與從
子宇圖並有戰功宇圖字精卿岳州通判大樞孫以諸生授
監紀知縣區銳以武舉授兵科給事中皆與子壯同日死贈
懷炅光祿寺丞又有南海人炅元字元晦炅元字元容皆名
諸生于壯起兵謀先復廣州蠟書使為內應並署兵部主事
事洩被執將出市炅元就道讓其兄先行曰造次不可失序
也其弟晟元字元節方捕急脫走藤縣其後李成棟舉降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元率兵復梧州授監軍副使梧州復陷力戰死兄弟稱三烈士云其友郭非元以諸生從兵授贊畫知縣兵敗不肯雜髮遇害

韓如琰字潤李博羅舉人國變謀起兵為檄馳布詞旨激烈廣州陷偕從子二見入羅浮山招集壯士五千人與張家玉合軍攻復博羅歸善未幾陷如琰督戰不支與二見俱赴水死贈兵部職方司郎中賜祭葬

林洵字習脩東莞人祖培神宗時御史伉直敢言洵補諸生張家玉少從之學嘗問洵他日致君當於古人何若洵曰吾於漢尚友一人曰甚矣汲黯之慤也於唐尚友一人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家玉既貴薦於朝及奉命返粵募兵隆武詔洵

以推官監紀其軍

大兵至廣州東莞知縣余經國將降迎游廷叱之聞家玉欲就死游即攜西監藥杵投之曰子死且為完人吾當隨子取酒生祭焉已而陳子壯書至約同舉兵游因為謀主東莞既復家玉還軍到滘留游守萬家租

大兵來攻督鄉兵力戰而敗貢生伊鉞游弟諸生滙死焉游將歸死孔廟知縣施景鱗執以獻獄中聞家玉戰死哭之曰吾昔祭子於生惟恐子之不死吾今祭子於死而又恐子之不生也臨命賦詩有四十七年祭市骨英魂長願侍君王之句其年適與文信國同云贈文林郎從弟泗英年十九赴福州上書隆武授中書舍人紹武游位泗英獨上書翼戴永明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肇慶即位手教褒美後以應子壯兵卒於獄

張恂字士和東莞舉人授衡州府同知勦峒源大盜擒某四
渠脫男女萬計請設嘉禾新田二縣為善後計遷永川知府
請減輸奏黔餉改食東鹽又為脩備儲練以故流寇再犯鄖
襄而不敢窺永城境陞湖廣兵備副使以病歸家玉其姪孫
也東莞既復恂自領一軍城破戰敗北面拜曰臣力竭矣遂
自刎死贈左參政賜祭葬于景萬字福孺詔賜授監紀推官
監建陽軍以復城功陞兵部職方司主事監軍湖南駐藍山
其後楚鎮曹志建叛逼降不屈伏劍死

張珣字台玉天埔人宏猷字淑壯世襲南陽衛指揮使東莞
攻破宏猷與其弟宏烈宏讓子正邦正道皆戰死一門殉焉

詔贈都督賜祭葬

龍門人譚高謀字天池譚高擢字景珙高謀以武舉為京營守備高擢以貢士知清和縣罷官家居家玉起兵集義旅為內應既克永安使高擢署令事城陷皆死之

馬應房字子龍順德人父義祥宦慶知府應房當廣州陷為文告孔子將歸死學宮其友止之孫彥之起余龍率眾効死者應房力也及敗或勸應房亡曰吁吾有母在遂就執令語之曰若父為太守若為諸生何敢作賊厲聲曰世受國恩是以舉義何為賊曰若舉義何與羣盜為伍曰諸生空拳非藉彼事不集獨不見文丞相招合峒蠻兵武穆指揮揚公軍乎死耳無多言遂沈之伏波橋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楊景字暉采生楊可觀字龍瑞俱南海人景暉性豪邁善騎射中武舉與可觀並任廣州指揮義師之起兩人陰結壯士分置諸門將斬關以迎及兵至養甲重購諸大姓及城外耳目者可觀家奴利購金以謀告養甲先執景暉母景暉出曰我實為之事不成天也不可上累吾母養甲釋其母又曰景暉須臾人耳執事既念其母何不及其未死並十齒之妹釋之以安為吾母養甲從之好語勸之降景暉曰汝生我我不汝生也與可觀同見害事聞詔贈都督賜祭葬其同官高為碩張象賢亦並以內應誅

霍師連字連生尚書文敏公韜之元孫隆武初募兵勤王投遊擊以功陞副將陳邦彥兵起師連從攻廣州不利還拔三

水大小十餘戰

大兵畏其鋒清遠衛指揮白常聚舉城迎之師連與邦彥往
赴列柵江上為堅守計騎至不得戰北風大作師連出不意
疾以火舟出擊成棟佯退師連揮舟追之數里風反退迫柵
不得入盡焚師連將走甲重溺死常聚巷戰死事聞贈都督
同知賜祭葬蔭子千戶常聚字燦玉

陳文豹字孺赤新安以負材武尚節義兩京連陷於所居西
鄉團練千人自保諸寇環現不敢犯廣州陷新令厚歛於民
民不堪命文豹舉兵殺令以徇諸生王者眩出巨萬助軍授
監紀推官軍聲大振李成棟兵猝至戰敗其將殲焉會張家
玉至招黃麻園諸盜為助諸山驍武皆起應之成棟再至伐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發觸地雷火器死者無算遺漁戶數百人選截虎門焚其樓
舡且盡越數日復來攻鏖戰三日不能支文豹躍馬入陣格
殺數千人以死王者眩亦戰死西鄉屠焉文豹故鏡於財喜
周人急兒時隨母避賊母置文豹草中賊毀人提之勿動刀
其耳而去鄉人以為神至是舉兵皆踴躍曰我公天祐也羣
應焉事聞贈都督賜祭葬

南疆逸史卷二十五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